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東里續集卷十

明 楊士奇 撰

記

恩榮堂記

臨江屬邑三而淦為鉅淦初隸吾吉與吉密比如東西家至今其人秀厚其俗好義而尚文與吉同吾四十年之前嘗艤舟西岸升金川驛而四望截乎玉笥諸峯之雄秀浩乎章江之大且深其閒車馬之轇轕南檣北棹

之絡繹則莫非馳騁乎榮利之為也顧近驛廬舍櫛比壤地肥沃其人勤於稼穡耕者耘者收者饁者皆俛治所務不茍舉目左右睨睞余閒即而與之言亦皆充然有自得之意為之歎曰世所稱務本之民非斯人歟今年兵部員外郎毛俊以其所厚鄭宗魯來見曰朝廷用有司之言嘉宗魯出榖二千石助賑饑賜璽書旌為義民遣進士齎勞之今詣闕謝既竣事不可不進謁鄉先生君子以快所慕余詢其邑里曰淦金川驛之近也曰

其土習人心吾得之矣與之為禮明日宗魯介翰林侍讀習嘉言求記其家之恩榮堂問堂所自曰璽書之初下也炳然如日華星采照耀乎堂中族姻鄉鄰群聚瞻望於堂之外莫不舉首加額忻懌感動以為鄭氏非常之遇既建閣以庋璽書族姻鄉鄰相與載酒崇殺於堂以為宗魯慶且共名斯堂曰恩榮此宗魯之願記之也余曰於乎盛乎聖天子淵衷夙夜在民有能出力以效助恤必垂褒嘉蓋獎一所以勸百廣大之仁也宜記世

之大官厚禄揚揚高車駟馬而有不能出片言寸力以及民或反為民厲者宗魯豈嘗霑一命與升合之禄哉畎畝之間自食其力乃能仰體皇仁推已之餘以濟人之不足宜記族姻鄉鄰之為宗魯慶也盖秉彛好德之心所同有唱焉必有和焉此邦之義有不繼繼而繼起者乎固自斯堂啟之也亦宜記以俟習君又為余言鄭故邑中九湖尚德之家宗魯於周急振乏之施非一朝夕矣五子諸孫耕讀外無他慕則本諸先徵諸後者皆

可知矣因併及之

茨溪劉氏祠堂記

吉故多文獻家文獻多劉氏而不同所自出安福茨溪之劉出漢長沙定王之子安成思侯蒼安成在今安福縣西四十里故侯之湯沐邑侯子孫因家焉其邑嘗改為市又為村以侯故皆名湯其地有溪名茨皆漢之舊也逮五季劉氏有曰五處士者鄉號長者其子孫始盛而皆襲儒業宋校書郎粹樂清令廷珪新喻令廷直刑

部郎中夢才漕魁應登建昌簽判應鳳元沔陽守聞皆發身科目别以學行發身及隱處不出者尤多而皆有賢稱國朝縣學行發身及隱處者亦多而賢稱不乏縣科目發身者今翰林侍講球及其子庶吉士鉞也余與侍講同在館閣數年間求余作茨溪劉氏祠堂記其言曰自先大考新齋府君始縣湯村徙邑忠孝里之葛洲先考文園府君即葛洲創作祠堂而成於球之叔及球凡弟祠祀四代其制度禮儀悉遵朱子所定而祠仍茨

溪名者表所自也宗子琮主之求祠記琮之志也余惟古者國君下至命士皆有廟孔子教孝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凡古君子營室必先宗廟自秦壞先王典禮而廟廢漢世公卿或作祠於墓晉以後稍復廟制至唐公卿皆作家廟不作者有譏及五季廟復廢宋慶歷初詔文武之臣立家廟時作者甚鮮蓋士大夫溺於習俗安於簡陋朱子以廟非賜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於是重水木源本之念者皆得伸其追遠報本之誠矣然世遵

用之者猶鮮蓋非惇仁尚禮之君子不能也泷溪劉氏服詩書秉禮義數百年而代有聞人此祠堂所以作歟孝者六行之首也達之於事君於澤民皆自兹始將劉氏之賢有聞其可量乎吾於祠堂之作卜之矣凡世老釋之宫有作率得名公鉅人為之記述誇詡祠堂者知禮復古之為其係於人心世道非細故也其可無記故敬為之記祠經始於宣德二年十二月成於明年七月記作於正統三年十月云

勑書閣記

勑書閣者吉水曾希恭尊彦勑書之閣也希恭嘗出穀二千石於官助賑饑歲縣聞於朝遣行人齎勑勞之旌為義民且復其家此閣之所繇建也洪惟聖天子體天之心法天之道以覆育天下夙夜孳孳慮或有一物之失所者或遭歲饑撫循賑䘏之使旁午道路於是四方之民咸知聖志所嚮爭趨奉承發廪傾帑以助濟給如己當然葢前此所未見者豈非上之仁有以感之乎夫

仁義禮智之心不間乎貴賤上下皆均有之惟在上者躬行以率之耳傳所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於是有司奏出穀濟民者悉賜勑奬勞旌其義而復之而勸賞著于令甲然民之斯舉也昉見於吉水胡有初再見於希恭而然後見諸四方益多何也吉水吉安屬邑吉安故文獻忠節之邦仁人君子詩書禮義流風餘澤未已也矧曾之先德行文藝著之史冊郡志班班可稽其薰炙漸陶固有本矣不然何以其感發興起之獨

先於衆乎嗚呼一仁道之行而上下交盡其心太平盛
致也猗歟休哉勑下於正統二年九月廿四日閣成於
是年十月某日既成希恭介給事中劉益請記歲月升
繫之詩云帝御下民敷仁如天察餒與寒弘圖利安仰
體帝仁時維良民歲歉弗給以助以粒助豈曰多厥心
孔嘉吉有曾氏克允蹈之帝聞噫嘻曰予表之汝忱義
民予嘉賚汝龍光昭回自天來下百千億年俾曾之華
推利樹義福其有涯凡世厚藏曷不惟義義為福阯請

視曾氏

文翠軒記

江陰之東鄙介常熟無錫之間周氏世居焉周之居負江流而面群山顧山屹乎前虞山立乎左惠山峙乎右寔三吴勝處環居之近雜植松栢檜竹甚盛蒼翠鬱然凌雲日而並秀傲氷雪而不移爽籟時發埃氛不侵四時一致也周氏之良者伯曰孟德仲曰孟敬有雅致喜與賢士大夫遊中書舍人金文昂過之為數日留大書

所坐軒曰交翠蓋賞其趣之可樂也孟德凡弟屬縣文學嚴士正求余記之士正之言曰江陰之俗樸厚簡靜有廉耻之尚無乖爭之風故素稱道院周氏邑舊族世務善仁力稼穡不營仕進而好義樂施恒恐後予聞士正言而歎曰鄒孟氏有云賢者而後樂此周氏斯軒之樂何往不可致如其人牽於外誘屈志役慮惟日之不足雖有斯軒克有斯樂乎孟德凡弟所存所務度越常流其樂也固宜抑吾聞周氏豐於産甲乙其鄉也如公

私之需叢脞于前亦豈能漠焉忘情而自怡於中哉今幸逢聖明在御惇用先王義民之政自常賦外無纎芥徵歛之下及又簡求廉厚者以寄撫字之任凡暴胥悍卒之迹皆收歛閉藏而閭右能推有餘以振不足者往往被璽書褒諭且復其家孟德兄弟日遂閑逸用欽體聖朝仁民之心益充其施義之志其樂也未艾若夫務詩書明禮義以孝友慈睦之行施諸尊卑長少之間惇於家化於鄉而一廛不滓其靈臺丹府俯仰無怍天趣

悠然其又樂之至也吾顧周氏賢昆季之皆進乎是也請書爲記其不視爲迂言否乎士正曰交翠其亦有取夫朱子賛濂溪先生之旨然則太極圖通書之藴凡吾所謂至樂者豈必他求哉

蕭氏林泉居記

吾邑之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有蕭氏其曰自愚者自少學老子法居黄茅岡之白鶴觀善畫龍吾童子時屢造其存誠之堂或戲弄其楮筆瞋目謂余不及早學爲霖

雨事乃欲翻道士墨瀋驚起雷電耶而掀髯以笑自愳時年已七十為人磊落疏暢超然塵表也繼識其姪以德恂恂謹愿善盡天神古佛菩薩然亦老矣後識以德之子士信以寫真遊兩京又識士信子于喬益精其父之藝嘗至南京大夫士求之者衆尚書蹇公尤重之後十餘年于喬弟于京來北京其藝加精於寫貌酷似一時京師之寫真者皆稱其難自尚書學士以下率喜而求之日酬應不暇而於吾家臨摹唐李杜宋歐陽司馬

周程邵張及胡澹庵諸君子皆精妙于京為人温靖恭
遜不恃其能而益務進吾尤重之間出所得林泉居詩
文求余為記蓋得尚書胡公及翰林諸名公之作可為
富矣非其藝有以動諸公而能得乎林泉蕭氏之居也
環所居彌望皆平曠膏腴壤宜耕稼竹樹茂密石泉溜
溜其南則天柱之峯特起而聳秀又南則三顧之山駢
立如筆格又南則東綿閣川諸山如屏如帷連延衍迤
其東則匡山雄偉弘博勢鉅而尊其北則贛江茫洋奔

放帆檣泝洄絡繹無已而白龍之洲金魚之浦及官府城邑樓榭室屋如蜂房如鱗次皆阻江而望也又阻江而西望則武山嶻然峻厚而尤奇皆可眺可悅宜幽棲者之適而近居之西數百步則陳霸先之故壘其遺跡宛然想像當時英風偉烈不可復見徒見纍纍荒丘於榛荆莽蒼中可為嘅歎然事遠不足究姑即耳目所及者吾四五十年前嘗經其地於是其旁近貴者有焉富者有焉而一轉目之頃貴者固不可常恃富者亦多消

落置竭甚者其子孫澌盡其居第不爲瓦礫之墟則或數數易主可勝嘅哉乃若蕭氏者吾及見其五世愈傳而愈衆又皆克紹高曾之業而愈精方取重於當世閒人未已也則知凡世之矜其富貴馳騁快意而不務德者未必可恃而靜貞有常不變者可以持久也蕭氏後之子孫尚益勉之乎是爲記

正心堂記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英士傑以正心名其退食之堂

求余一言以自勵余曰賢哉士傑之志也人之所以為君子所以承福慶皆本於此何也心者一身之主所主既正斯無往而不正亦無往而不吉矣心者四端七情之會也其體用之大存養之方古昔聖賢言之備矣亦士傑聞之於儒者熟矣無俟余言雖然士傑之志其固有在歟君子之仕其道之大者上焉事君下焉愛民君猶天也事君如事天而可以弗盡心乎哉一言必敬一事必敬表裏始終一於敬然後可以為事君而必端乎

所存者能之民者吾君之赤子而命我恵養安利之也
愛民所以事君而可以弗盡心乎哉必使窮困者咸遂
其生長幼各循其分有以自適而一毫侵漁淩暴之不
及然後可以為愛民亦必端乎所存者能之士傑之志
非在於此乎士傑事太宗皇帝累官至指揮同知事仁
宗皇帝陞都指揮同知事上超陞今官遭逢三聖極人
臣之貴又躬受西鄙一隅之寄是宜圖所以事君愛民
不能蹔忘於食息之頃也歟抑事君愛民皆始於事親

之孝而繼其親志又孝之大也吾聞李氏世家西夏勝
國時其曾大父以下皆有禄位其父南哥洪武三年以
西寧州内附歴四十餘年積官至都指揮同知忠事朝
廷益久不懈其母王故貴臣之子智行卓然其夫嘗朝
京師所部及其親戚有叛者欲脇之偕去毅然駡曰吾
豈從爾為逆哉衆慴而止此皆焯焯在人耳目者士傑
豈可一日而忘繼也哉士傑果毅敏達甞屢擒叛寇又
發斥大姦乃心恒在國家可以觀其臣節矣然終者君

子之所謹易曰有終吉書曰惟其終士傑之惓惓端乎所存亦必在於謹終者乎余與士傑同朝其有志乎善道也余何愛於一言故以是書于堂中資之朝夕覽省云耳

西園雅集圖記

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得閩人朱孟淵所作西園雅集圖贈余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士燕遊之所也當時李伯時寫為圖後之臨寫者或著色或

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清韻灑灑可愛燕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即圖而觀雲林泉石翛然勝處也有磵源遠且厚紆折奔放而下磵左右巨石連延峭拔有壁立其勢數十丈如削有方竪如屏立橫磵石梁平廣若砥瀕磵地爽曠有古松五株檜一株崇者勢淩雲際斜者若倚蓋皆蒼翠蓊鬱類含霧者而檜根迸露斜出類猛獸狀林竹森然扶踈蕭爽可數蕉一本生意暢茂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人坐松下憑按

伸紙握筆而書者東坡居士對竚而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而俛觀者蔡天啟別據按展卷畫陶淵明歸去來圖者李伯時傍坐凴按而觀者子由持蕉箑立子由之右黃魯直立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瀕視者李端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晁無咎面石壁而立濡筆欲書者米芾立米之後觀書石者王仲至趺坐石屏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而聽者劉巨濟坐檜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扇

對坐俛聽者秦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雲英春鶯晉卿家妓也童子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隨于後一對竈瀹茗其家僮也而古琴罍爵尊勺茶具咸備嘗見熊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已無咎四人器物亦小異然聞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㳺更

臨寫則必不能無異而於以見晉卿之好賢重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不羈光華相映如衆星之聯聚如群玉之陳列與夫從容太平之盛致葢有曠數十世而不一見者其可為盛也已因參考而志諸圖之顛

寧國府廟學重作記

孟子論行王政之要養與教焉耳為國家簡賢能任斯寄者莫重於郡邑郡邑得人則民足衣食而循禮義不然則否故安民必在於得人稽古自漢而下郡邑得人

以任斯寄紀諸史册代不數人可為難矣我國家以教養責守令視其績之殿最而黜陟之為勸甚盛典也然猶有祗焉有忽焉盖賢否之不能齊也寧國古宛陵今畿内名郡山川清淑鍾於人為德行文學之英才猷政事之良閨門之節操風俗之敦厚具於志閒於時斑斑可考見矣近數十年驕奢頑傲譁訐之風往往有作雖不過千百之十一亦豈其性之素然哉非長民者之失其職而施教之昧其方歟臨川袁君旭發身進士始為

江津縣一志安民凡所設施郡悉舉為諸縣之法正統初元陞守寧國知其民之本善而歎其俗之下趨也於是脩政令清弊蠹勸稼穡明教化郡以大治遂撤故一新廟學作大成殿六楹奉先聖以及四配十哲東西序各有十二楹以居從祀之賢前作戟門又前櫺星門皆六楹鑿泮池於櫺星之南為三梁綠以周垣殿之後作明倫堂暨左右明誠育才興賢進德四齋各六楹堂後建重屋六楹以庋制勑榜曰御書之樓作文昌閣六楹

在櫺星門之東若師生會饌之堂藏脩之室曁凡庫廩庖厨秩秩咸具乃復學故地三十畝於豪據在泮池外之東南營射圃作觀德之亭於中環植松竹千餘本經營之周密規模之弘偉可為盛矣材良工堅費不損公役不疲下蓋上以義倡下以義從誠意孚合斯以其成之之易而為郡得人之效也昔者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天之所賦於人者惟聖人者得其全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一以生物為德也自伏

羲至於文武周公皆得位以行故當是時世道隆而民生遂非後世所及孔子不得位然聖人之心未嘗忘斯世也蓋曰不得行於今可行於後於是推明先聖之道立教垂範刪詩定書賛周易作春秋啟發性道建植綱常以開人心以興化理後有明主必取法焉然後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尊卑以序風化以興二氣以和萬彙以以成孔子之功在萬世所謂生民以來未之有者也晁服南面春秋之祀尊同社稷與天地相為悠久所以崇

報也游於斯者進謁於廟則思先聖之道原於天不可
忽退講于學則思先聖之道當力諸已不可怠致力於
已則仁義其要此諸生所宜惓惓也袁君字廷輔廉正
而明果愛民而體道卓然賢守為南畿之最是役也經
始於正統元年十月成於二年十一月記作於八年四
月求記者學訓導豫章萬脩齡云

旌義堂記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上遣行人盧懋齋璽書旌江西吉

安府泰和縣民蕭褱為義民蓋自上臨御以來四方之
人仰體皇仁出穀縣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
璽書旌褒時士竒焉掌内制每私恠斯舉㩁與吾郡而
未聞吾邑有一人繼者蓋歴三歳始見於褱吾與褱同
邑有連且嘗作賔蕭氏塾固知褱必能為義然猶恠其
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耆老為余言褱之圖效義乆矣
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褱具材作義廪言於縣請以隷
官又言願出穀納廪以備賑饑縣吏需重賂乃行褱私

竊歎曰以賂吏𠯁如及饑時襄以賑民乎不肯賂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佘君來掌縣事襄復言之佘君大喜即日遣其佐眎襄所作廪而内其穀凡千二百石遂聞於朝斯其所由緩也嗟乎水旱在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其民不病今民比比能仰體皇仁為先事之備食禄者乃有不能或又夤緣以為已利彼獨何心如佘君之明治體豫民患卓然其今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務義厥有自來非昉

於褱也昔褱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當元季寇亂所
在靡寧思和甫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一鄉終亂
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曰桃源我國家靖宇內定法
制簡富民長萬石區俾董徭賦思和甫與焉惟義之行
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之義及褱偕弟應
又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
之民有橫恣不律者率畧之弗校有艱窶不給者恒加
卹之盖蕭氏施義其鄉昉於褱之大父父而至於褱盖

篤也玉音下逮龍光煇煌真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興於一人偶見於一善而濫冐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余既名襄所居堂曰旌義襄來北京屬書之余惟其宜書者有三泰和之民以效義荷璽書旌表自襄始一也余公之廉公明決二也遂併蕭氏世德書之襄字德賛惇孝友而端厚謹靜有仁人長者之風云

浮梁李氏祠堂記

浮梁之田西里李氏故文獻家永樂中奉化縣丞善謀

作祠堂於正寢之左未就而沒至其子安遂成父之志堂及歲時之祭李之先出唐衛公靖五世孫祐為饒州刺史自三原徙歙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其子亨正紹定壬辰進士授文林郎浮梁縣丞有善政卒葬浮梁子昱因家田西昱咸淳乙丑進士縉雲縣尉其子久益咸淳甲戌進士篤孝行嘗以母老聞於朝得浮梁主簿便養宋亡棄官不復仕縉紳表其墓曰節孝先生節孝之孫仲元處州儒學錄與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游皆有

文字之託奉化之祖也奉化甞自序其譜言高祖至其考皆散聚以賑饑捐地以給葬盖李之先德敦於躬及於人者非一日之積也今祠堂所祀自文林下至奉化學行之相承衣冠之相續前輝而後映愈遠而不替可為盛也矣禮營宮室先宗廟家造先祭器急所先也而後世士大夫卒因陋就簡朱子始定祠祀之禮然世之遵用者不數數見盖有識者所為喟然太息者也李氏文獻數百年至奉化能顓顓於此非仁人孝子之心乎

安又能遂其父之心於既沒之後非卓然善繼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氏有焉於是安請記堂之成安永樂甲辰予讀廷試卷時所奏進士今為監察御史堂成於安登第之歲記作於宣德五年十二月甲午云

郊遊記

永樂癸卯二月之初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幷邀學蘷恂如與俱既食草具以隨五騎出平則門望天王

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為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芙蕖使人心目俱馳而應接之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磵稍東而彌望皆麥隴萌始數寸道傍居民咸蒔蔬為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意皆津津駐馬觀之恂

如馬上論種蒔法娓娓學爨習禮相與辯析習禮又善言南北土地所宜余與光世唯唯而已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其遺址獨西北一隅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居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瘞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閎壯

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為行路而旁近之民競畚壞甓曳斷礎治耕其中亦莫之禦矣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静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携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丘别望遥之句為

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弊有兩僧出迎有臺頗髙在殿後遂攜僧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緜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大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堦戺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閒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郡供餽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剏始不能言也僧指其

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遠主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恠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没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為太息也哉僧闡容言其意亦若有感焉者再出嘉茗飲客送出門上馬歸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

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閒歲一再隨衆出北門皆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白雲觀之詩十首咸附于後

賜老堂記

皇上既嗣天位改元洪熙覃霈恩澤以福宇内德音屢下徵賢舉能振拔淹滯優老録舊在廷文武之臣逮事先朝均有叙進而吏科給事中吴興凌晏如陞都給事中先是晏如之父彦能甫以應天府通判坐累謫均州十餘年矣一日晏如奏事畢上從容顧問其父晏如頫伏叩首言臣不孝罪萬萬無所容臣父去鄉四千里今年七十矣惟聖恩矜憐之上曰而父官京師朕故知之遂勑吏部驛召還既至入見賜冠帶又賜勑而命以其

子之官致仕還鄉於是凌氏父子拜賜殿陛之下公卿大夫之在列者親見其遭逢之盛既退相與嗟咨歆羨而求彦能甫之為人曰是何以得此哉士奇與晏如好又嘗聞彦能甫之事於縉紳間則告之曰彦能甫儒者歴任餘三十年兩為教諭吾江西其學者皆敬服之陞武岡知州調鄭州皆得其民心朝廷用薦者言召進用之州父老群奏乞還之後用秩滿入佐京尹民戴之如兩州此上在春宫時所知也盖其持身愛民皆儒者也

公卿大夫聞余言亦曰觀於其子可以知其父令之榮遇夫豈偶然哉明日晏如謁余言家君將歸而名其燕處之堂曰賜老顧為書其所自以示來者夫堂之名以昭恩也觀上之所以施湊氏之所以受皆足以勸天下之為臣子者而豈徒然者哉士奇史官也於國家施恩于下宜書及彥能甫之能於官晏如之能於子皆可書也遂為之書

吾隱堂記

吾邑之西武姥山之下西堂之上有田可稼有園池可蔬可漁有竹樹可蔭有山水可遊又多詩書家有朋游往來可樂也余少時聞有鍾先生者隱於其處先生樂乎內無事乎外足於身無求於人蹤跡恒終歲不一至城邑予雖得其為人而未嘗承顏接辭也而不作久矣去年先生之子啟晦由南雄訓導陞趙府伴讀留京師間與語及先生啟晦泫然流涕起曰不肖顧竊有請也惟先人之德之行子嘗知之不肖懼夫久而遂泯沒也

用夙夜弗寧旣請諸脩譔梁君狀其行學士解君銘其
墓侍讀學士王君傳其平生之槩矣惟前尚書劉公所
名先人吾隱之堂未有記也又曰堂故卑隘又更久就
敝不肖圖新之且加大矣刻尚書公所書吾隱二字於
楣竊嘗記先人之言曰世所貴學爲士者謂其能察於
理察於理可以施利於民也然欲備乎我者致力可成
施利於民者非有位不行焉苟不得乎命不得其位樂
其所備於我者足矣此先人之志也今不肖陟降斯堂

則思先人之居處覩尚書公所書則思先人之訓言未嘗忘之顧子之為記之也夫士君子不志於民不可謂仁不安乎命不可謂義仁義脩而君子之道立鍾先生志之於前矣啟晦又能圖不泯於後可謂善繼其志也夫登斯堂究惟斯訓勉圖充其德而成先人之志者凡啟晦之子若孫皆當永識弗忘先生名與字吾與唐中書令紹京二十三世孫德行之懿三君子所論著備矣玆不復記惟記其志之所存者以示其後人

思貽堂記

思貽堂者家凡仲基先生所居之堂取記禮者之言而名之也以為身本乎親能尊其親必能敬其身而人之有不能焉者葢無思耳一出言一跬步能必有思思而必在其身之所本則必果於為善而不果於不善以是名堂而自勵焉先生之志厚矣先生生十數歲遭時兵亂諸父老長亡没幾盡先生雖煢煢而能勉自樹立以圖不墜於墳墓則曰吾先人之所藏也奈何其迷忘乎

披荒履險遍求而得焉歲時躬率子弟自總角以上悉詣謁拜曰庶幾來者無復迷也詩書則曰吾先人所以植身而遺後者也奈何可去此而他務乎孜孜焉以脩其身而誨飭其諸子諸子克勉承其志即欣欣然喜動乎中不然輙形於色憂曰其隳吾之先矣遇手澤文字必寶藏之曰吾先人之所愛也蕪廢田園必除治之曰吾先人之所有也會族人少者必懇懇為言先世德義文物之盛曰若等不念所以圖繼之可乎盖平居無一

時一事其心不在致隆於祖考也吾楊氏以儒業雄鄉邑數百年至先待制公以來聲名愈益焯焯而自元季變故子孫零落散徙故廬瓦礫之墟過者與歎微先生復起而振之鄉閭晩出安知有楊氏楊氏之子孫亦安知其有高明祖父者哉於是先生有功於楊氏多矣然飲淡茹潔適乎中無慕乎外凡閭比族姻或有勢力而行之弗臧者未嘗一顧也有窮乏不振而能自守率與之相厚家食未嘗一日忘國家涵育之賜恒與人言必

依於忠孝其耿介篤實之行知者蓋以為有先人之風焉夫見諸實履真踐如此豈假於名以自勵哉豈非欲其子若孫皆睹斯名而知勵乎是不可以不書謹書之以示來者

晁氏百泉圖記

百泉衛詩註在古衛州共城東南注于淇水蓋今河南懷慶府太行之麓實山水勝處鄆城晁景範先生其先數世卒於仕皆葬百泉之上先生自元季兵亂不得詣

展省國朝初平海内即詔天下興學縣令丞強起先生典教事又不得去然其心常惓惓乎百泉也既被召入教國子擢春坊司直輔導東宫任益重又不得去而其心之惓惓乎百泉猶前日也及春秋已八十上憫其老特命致仕歸而其子適除盂縣教官迎先生就禄養盂懐慶屬邑望百泉可晨駕而夕至也先生於是忻然就道書不云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所欲而善又出乎至誠天固從之如先生是已想其展敬丘壠顧瞻松栢

指示其子若孫告之先德使圖繼於永遠蓋非徒不忘乎體魄之藏而已晁之先自宋元文公至於今其間擅文學而振德義縈圭紐而光譜牒者代未嘗乏也先生安得不以紹前而啟後者為重乎又想夫先生臨百泉而四望因遺跡以思古人如衛武公年九十以禮自防邵堯夫超然自得於天人之際許魯齋明正之學非皆先生所願乎然予觀先生温厚坦亮安乎義命之正泊然不累於外物其學以聖賢為歸事君必在所學於人

恒奬善而掩惡其可謂篤實純明之君子而無愧乎古之人者歟余與先生同寮十年其學者今大理寺丞孫時求善繪者為作百泉圖屬余記因併及先生平昔以示其後之人焉

永樂二十二年進士題名記

皇上嗣臨大寶以來凡所以制治保邦一惟祖宗舊章是循是蹈若前之所未暇及者皆體祖宗之心而悉舉之蓋庶政畢脩百度咸章天下之人涵泳鼓舞皇上大

功大德同虞舜之重華協帝武王之繼志述事猗歟盛哉於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國家策試進士必樹碑太學永樂甲辰一科尚闕請如故事樹碑翰林儒臣為記以垂永久制曰可濙奉宣聖旨臣士奇拜稽祗受伏惟是歲三月朔太宗文皇帝臨軒策士其又明日傳臚賜邢寛等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未幾車駕北征又未幾文皇帝上賓國家洊有大事故樹碑緩今仰承聖明脩葺闕典士之獲託名永久非幸遇哉葢士於學

問窮日夜弊寒暑其志固望遭遇展其負挾施當時而聞後世也上之所以奬進期望於士者蓋亦在此士既彙升則駸駸乎行道之地而甲辰至今十年預名於斯者皆受職享禄布列中外矣固有志存所學秉道德用仁義勉勉而不懈者乎譬之木焉愈升斯愈高矣亦有安於小得玩時月甘卑瑣頽墮而不進者乎譬諸水焉愈流斯愈下矣其相去豈不遠哉夫學同志也升同日也及其自樹立乃高下相遠高者固賢下者不思所以

自振乎或百有一焉反道倍德舍所學以務所欲不思
羞同升而玷科目哉儒先君子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
自期待之兩賢者皆出科目蓋必若是而後可以副上
之奬進期望而光華永久也是科臣忝預讀卷既欽承
為記又因以致儆勵云

東里續集卷一

東里續集卷二

明 楊士奇 撰

記

承恩堂記

少師吏部尚書重慶蹇公居北京十有二年寵恩日隆而未有賜第所居吏部之東偏隘陋弗稱上聞之命有司度地長安門之東文明門之北為改作焉中官視材與工而堂室塾廡門墉之位皆先具圖以進其制高明

弘壯疏豁靚深潭潭焉奕奕焉既落而徙居之是日勑

光祿賜宴六卿長貳都御史咸在衆共瞻睹忻喜嘖嘖

以為稱公之官稱上之待元老大臣也遂為公賀公曰

上之恩義何足以當之義不佞惟上之大德同於堯舜

惟天下億兆之人同於唐虞之民此義之心也惟七政

昭明四序和均遠夷賓服海宇乂寧此義之心也所夙

夜弗遑在是而暇萌其念於自康自適者哉矧閧之晏

平仲列國之卿猶辭榮焉今上之大賜固不敢不祗承

而寧無作於心者哉又聞之范希文之為人臣也於日之行事必思有以稱其食今戴上之大賜其奚以圖報稱哉衆皆曰此大臣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行道於已者恒恐不及所得於外者恒恐過之斯以德日盛而功日崇也宜以為天下誦衆又曰公之德固謙讓弗有然立朝五十年未嘗一日不心在國家生民其容贊治化以被於當世者公不自言人雖不知天固知之矣公今七十雖老而未衰國家生民所望於公者未已也朌公

之言知公之心於國家生民葢亦未已是宜為天下賀且為公祝公曰義其曷敢不自勵於是皆知公有以當上之大賜也公既名賜居之堂曰承恩士竒請書客與公賀荅之辭為記揭諸堂中公字宜之洪武乙丑進士為中書舍人陞吏部侍郎進尚書兼詹事又歴進少保少傅少師仍兼吏部尚書厚德弘度巋然國之老成人賜第於宣徳七年十月是月既望記

勑書樓記

皇上嗣大統之初一新仁民之政明勸懲之典於是戶部臣言宣德五年江西饑掌吉水縣事知州柯暹勸富民出穀以賑民胡有初首出穀千石而未有繼者復出五百石衆始胥效出穀縣人賴焉巡撫侍郎趙新上其事上嘉之賜璽書賜褒有初義民遣行人齎勞之仍命有司復其家有初既拜稽受賜作重屋若干楹祇度璽書題曰勅書之樓謁余為記是歲江西十三郡六十九縣皆饑而吉水旁近永豐樂安兩縣加甚其貧民踸富

民之門求貸斗升活旦夕之命固閉不發則𢓜於外富民不能平以刼訴縣縣不究情遽移郡請兵捕刼者旣連數千人老壯相枕藉死妻孥纍纍陷囚縶哀動道路民不幸而遇水旱饑饉如幸而郡縣有善政鄉有仁厚長者猶不至甚病也向使兩縣其令得人如吉水其富民存心如有初豈被毒至此哉吾聞有初中人以下之産顧其用心矜惻無物我之間施厚於鄉者非一日其度越等𡙡遠矣惟天子體天心以仁民惟臣體君心以

致其仁於民有初未嘗害一命無人民之寄斯舉雖有
縣之令要之其能仰體君心使天下富家巨室皆能仰
體君心將窮櫩蔀屋豈有失所之人哉此有初所由昭
受旌褒也戸部既數告其事於四方將史册亦有紀載
若璽書所藏光氣上騰輝煥五采仁山文水之區草木
泉石咸被照耀於無窮惟德音忠厚大訓在有初及其
子若孫尚永欽承於無斁敬書以為記

宣府建廟學記

先王之世大臣君子皆身兼文武之用至覇國簡帥猶取悦禮樂而敦詩書者蓋古者習射受成獻馘皆於學文武一途也自周以降王化衰而教法弛服詩書者恥言兵執干戈者不聞道而歧為二焉然具文武之才者世未嘗乏人漢唐宋儒臣往往出任邊寄而武弁所至能興學崇教者史屢有書我國家治教天下一用先王之法自京師至海隅郡縣皆遵明詔建學校學皆有廟以祀先師若邊徼軍旅防戍之所非直其力有不暇亦

其知有不逮也宣府古上谷郡在居庸西北三百里雖

密邇畿内而城垣外槩槩接連皆烽堠綿亘之所不處

敵人之所不時出沒窺竊蓋重塞也朝廷常宿兵戍守

而建帥焉其帥既不可斯須以忽警備而肆習邏伺捍

禦糗糧之務晝勞夕勤自給不足矧有餘力他及哉自

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將軍印總師於此畢力殫慮圖惟

厥政整飭作新期月之間贍養有出兵堅士強既完且

固聲威弘振寇跡遠遁疆埸千里纖塵不作遂作社稷

山川等壇春秋行事數歲軍中庶富壯少勤事耄倪恬逸公曰不可以無教也即白於朝出私帑為倡建學而好義者咸協贊之遂簡將士子弟俊秀者聚習其中奏請學官建先聖廟于學之左像位咸飭作祭器置學田凡百所需靡有遺闕既成之明年士奇扈從廵邊經宣府祇謁廟堂退即學館徘徊顧瞻規制之弘壯儀物之完具蓋自大江以北名邦會府鮮有及之方歆艷嗟歎譚公之功於今絕無而僅有而公使教授劉準求書其

成夫王政之本在養與教有遂其生必正其性譚公起武功而重文教非其達政本祇德意而能然哉公之賢超越等倫遠矣將見是邦教學之成其人皆明於詩書之旨皆勉於道德仁義之行事親為孝子事君為忠臣廉耻之節厚功業之志奮而高城深池不足為其固甲胄干櫓不足為其威人心之堅踰於金石矣又將無感慕德教而革心歸化於陰山瀚海之外如有苗之至者乎此固本於上之大德而必公之賢績有以弼成之也

公名廣鎮江人忠厚仁勤明於大體自洪武中建軍功歷事四朝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在宣府十有餘年威恵咸著隱然國之長城云廟學經始於六年三月成於八年九月記作於九年十月其殿廡堂齋器物之數及剏建恊贊者氏名具刻諸陰使來者有考

董井記

金華何士英為兩淮鹽運使運司廳漢江都王相董仲舒故宅其遺井尚存士英考郡志及詢諸耆舊而信遂

脩葺井而作亭其上又於廳事之後作堂設仲舒位朔望必率僚屬致敬四方士大夫過江都知慕之賢者必升堂而拜造井而觀又退而竊歎士英之能尚賢也自孟子没異端之説競起迨秦焚滅經藉盡廢先王之法而聖學遂湮漢興知崇尚孔子諸儒往往有出而卓然醇正者惟仲舒知論道之大原出於天强勉問學則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與夫正誼明道之言皆有功於學者論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及有國者不

可不知春秋皆有功於世道君子謂使仲舒得遊聖門
無慚游夏仲舒孔子之徒也自漢以來孔子之道晦而
復章自仲舒始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
舉賢良對策天子悦之以為江都王相後相膠西王史
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數上諫諍而正身
以率下此豈徒見諸空言也哉洪武中升仲舒從祀孔
子廟庭表先儒以儀來學也則其生之所居遺迹之所
在士誠尚賢者其能自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知尚董子其必心其心而道其道哉廣川今德州余嘗過之訪仲舒故迹無復存者顧時吏兹土者無可與語而德州之人亦不復知有仲舒獨江都尚致敬有所者由士英也士英宋文定公六世孫清厚恭謹明達大體為運使十餘年設施有方江都吏民及過使客交譽之如出一口相斯舉者運使白琛同知張翔盧亮後之繼士英諸君之位者尚思繼其績哉

日省齋記

日省之言始曾子蓋君子以自進其德也人之品不齊非生知之資者必由乎學學必切於已而後其德進孔門明睿莫如顏子誠篤莫如曾子皆實用其力故四勿之功不已有以造亞聖之域三省之誠無斁有以傳聖人之道聖人譬諸天地之大造化之妙不可窺測故學之必自顏曾始顏子天資絶出曾子惇厚質實蓋學曾又易於效法云自教道衰士習騖外忽內窮居布素之士無富貴之念不肯自棄於古人而力行以圖跂及者

一世無幾人若都高位享重禄貴富光顯而能從事為己之學以古人為師者加尠矣今貴富而能然者盖見於駙馬都尉趙公公為國周親而所存心守身顓顓焉如逢掖士朝請外齋居讀書玩古不肯輙一涉跡聲利之區而恬淡謙約之道率履恒恐不及題其齋曰日省以自勵省者求己之道所未至者而必至之日省斯無間斷作輟之患公之愛其身厚矣哉水之行不已也必達于海如公篤是道不已而不徒名焉由是績武古君

子其孰之能禦哉或曰公所務者保寵榮全始終若子所言拘拘儒生之事矣曰公所務非儒道乎儒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作止語默之義皆是已非外民生日用以為道也使公外儒道其能保寵榮全始終乎公聞之曰乃所願學儒道也請書以揭諸齋中用警朝夕公字孟陽廣陵人其祖考在國初皆以武弁積功云

克一齋記

太醫院判蔣君名其藏脩之居曰克一屬士奇為之記

士奇曰古之人為主一之説者衆矣管仲荀卿莊周韓非之徒皆有是説也子之取義也何適將君曰非也之數子者或商國政焉或議物理焉余敢有取於是哉惟先君子所以命我者曰人非學則道不明故學貴博既博貴知要夫德有吉有凶必主於善乃恒吉也既以主善名我矣我惟服膺先訓慱而求之也又圖惟約而會之故采書咸有一德篇之語而揭之以朝夕自勵焉士奇聞而歎曰賢哉乎父之愛其子也賢哉乎子之愛其

身也孔子定書自精一執中之外惟此數言最為精密惟一斯純而無襍久而無息惟一斯無不善而克一固當在我也蔣君揭諸所居而朝夕對焉其顒顒乎自勵可知矣奚假於余言且克之一吉儒先君子言之明且備矣歸而求之有餘師亦奚假於後之人之言哉時有諧於列者曰書之是篇古大臣君子以告其上者也而子以自勵乎士奇曰子之言非所謂自棄者歟穆清生人畀之明德豈有崇卑貴賤之間吾惟天所畀我者弗

之能脩而荒逸是懼吾尚何恤且聞之朱子吾於書惟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也此大賢所以教學者也若子之言不甚戾矣乎蔣君曰嘗聞之父訓者亦然請遂書以為記蔣君天資純篤表裏無間與人交悃款始終本於生質之良其亦有得夫一之旨哉其父靜學先生以儒醫起家仕於朝幾三十年沒贈太醫院使賜謚恭靖古稱是父是子吾於蔣氏見之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脩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斵編葦覆茅塗塈潔素間而三之其中為堂高明靚深南楹北户疏暢洞達東西二室左備偃休西庋圖史庖湢具於兩序卉木之秀環列前後四顧虛曠埃壒之影車馬之音邈不及宛然郊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栖託也置僮奴數人酒壺茶竈與奉賓客之物恒具公之意蓋將朝退之暇及其寮

宴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成會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馬愉脩撰杜寧謝璉皆編脩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為三人賀主獻賓酬觴行甚樂有言於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其居蓋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屬余為記衆皆為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壁相比談天者類曰奎壁主文章而圖書秘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為重自

洪武辛亥至今五十有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聖明在上丕闡文化斯民生遂四境晏然太平盛致也吾徒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上之賜固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列聖幾三十年未嘗一日不在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聖治者愈久而愈勤故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則公祿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今日之宴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素軒記

右軍都督沐公奉命佐黔國公鎮撫雲南公字某黔寧王之子國公之弟雲南自歸職方黔寧奉命鎮撫國公繼焉今公又膺贊輔之命父子兄弟宏謨遠畧德懷威

服邉人戴之如慈父母五六十年西南諸夷靡然歸化纎塵不作朝廷倚之為重者沐氏之功也都督公恭和端厚好學師古雖共武服而重文事雖出勳戚之門而禮賢下士祭頴陽之雅歌投壺羊叔子之輕裘緩帶風度兼之其燕居之所題曰素軒間使其客屬余為記客之言曰室之制儉樸明敞無彫琢之施無藻繪之飾無綺麗之欲凡古聖賢經傳及歴代之紀載百氏之述作購積無遺而楮頴琴瑟之類所以適性情娯賓客者亦

靡不具此軒之所儲也軒之中未嘗有浮人佻士一跡之至而布衣懐道秉徳方聞愽雅之流相與討論義理商確古今或焚香彈絲或尊俎吟詠則未嘗一日無也若公政務之餘顓顓焉用其志意上以副國家之隆委下以答黎庶之顒望而求悉當夫道靜慮而沉思又未嘗不在兹軒也余聞客言曰嗟乎即其所儲知其所資即其所與知其所輔而靜之所思惟即動之所設施可知蓋莫非君子之事也都督公之賢夫孰之能禦哉昔

周文武之興召康公為國楨榦逮宣王之世穆公嗣焉見諸詩人江漢之咏令黙寧之勲上儷康公黙國之績亦配穆公又有都督公之賢方益懋於君子之事將其功業鏗訇炳耀豈獨父兄之榮盖邦國之光且昔之人之所未聞也不其盛哉客聞余言喜曰此足以復都督公遂書以為素軒記

勑書樓記

禮部儀制郎中劉孟鐸中書舍人宋懐以其婚家廬陵

陳譙來見曰頠有請也譙宣德乙卯之歲出穀千二百石助有司賑饑事聞於上特遣行人齎勑賜勞旌為義民譙拜賜遂作樓奉庋勑書伏竊思念樓必有記庶幾昭上恩於永遠幸執事之畀之也士奇叨在近侍親睹皇上嗣位以來富家鉅室以出穀助賑承旌褒者畿内及江西浙東關中河南山東西纍纍繼起日增月益不可勝記茲惟皇上奉天子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被天下而天下之人仰體上心競起效助皆如

川之赴海然者聖化感人之速若此其盛也旌褒之命肇自皇上臨御之初下之霑被始於吾郡而覃於四方蓋善者旌之好善人人同情歆豔興起夫孰之能禦哉陳氏斯樓之作固宜有記陳距余家不百里世有德善余嘗書其寧國府君之碑府君蚤有大志兼文武才元末草昧僭奪之際能卓然保其鄉族以歸我太祖皇帝一見遽承奬任功著於時及於人一時吾郡之效用者莫或先之蓋其心於國於民未嘗一日遑暇雖其年不

永而所以教於家者固在也其子致廣遵父教持身謹行用仁其鄉今春秋踰七望八矣恒見禮於守令謙之父也讌斯舉固由於聖化其亦必有得於家者禮以繼志述事為孝讌可為無忝矣夫記者所以紀前績而啟後人陳氏子若孫升斯樓也仰瞻龍章煇煌思天寵之廣大而圖報稱讀余之文思祖父之仁義而務繼續將陳氏之賢而有聞其可量乎是為記

進脩齋記

中書舍人天台陳宗淵取大易文言之旨名其齋居曰進脩宗淵從余於翰林二十年始求為記余戲之曰子春秋六十矣髮種種而視茫茫且其身旦暮有職事尚奚暇於學乎宗淵蹙然曰惟先人所以遺教其孤俾終身從事焉者惟學又嘗舉先聖賢喻誡之旨訓其孤曰學之道必由於此濬惟是孳孳夙夜不敢怠忽先人之貽訓以圖奉其遺體庶免於不孝亦兾以是承大君之命官而永終不辱也濬一息未絶不敢以惰棄而況於

雖老未衰衰而不勉可乎余為之敬歎曰賢乎宗淵夫學所以明道而見諸行也學可以為君子不學流於小人之歸善惡所由分也誠者實理出乎天者也人體之為實德天之有是理也萬物所由生人之有是德也百行所由成故學者必立誠以為之本而人之大端言與行而已學之道亦必謹是二者而本諸其内者真實無妄則發諸言語動作之間亦皆真實無妄而表裏始終無虚偽作輟之弊矣乾九三蓋君子之未離乎下者也

有學之道焉故孔子明之以進德脩業而又繼之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德即夫心而言業即夫事而言非內積忠信無以致其德之日新不已也非擇言篤志無以致其業之一定不易也所謂學必兼內外之功而誠則其本也學而誠其有不至焉者乎孔子喻學於易之首篇明著切實如此固後之君子所宜盡心也嗟乎聖人之訓其孰不誦習而能言也古之人有云行之惟艱夫苟出乎誠亦奚艱之有宗淵名其齋以

自勵其必致力於誠乎吾於是重宗淵有四善焉老不忘父之訓一也老不忘學二也貴不忘學三也學不戾於聖人之旨而其實本於父之善也皆可記也遂為記將以考其終云其父字智仲有行義宗淵其嫡長云

益菴記

為學之居而名之以自儆其進者其志固將充而大之也盖士於道欲充吾之智而無所不知欲達吾之材而無所不能酬酢萬事措之天下而無不宜不若是不惬

也而非學何以能至哉學之而進進不已其亦庶幾也
已吾邑蕭薦之名其自脩之居曰益庵其志固將充而
大之乎薦之於學敏而勤於所至必欲至之而不徒輟
於所與必擇加於已而非不若乎已者恒持虚薄不足
之意以求益焉大抵學足於已得則日新之功晝久而
併其所得者失之故善學者愈損而愈益宜薦之之不
自已也吾識薦之之大父惟善甫謹厚樂義二子伯齡
仲齡皆英敏不群伯齡升自科目典郡學至寧波府同

知顯譽於時仲齡以養親為志奉侍之暇怡情雲林泉石之間澹然不以榮名累其心凡弟皆余少所同學仲齡薦之父也固其源流有自而薰炙有資乎今薦之以益庵求余記余言何足以益薦之夫學在我而所以善其學者必資於人海之於川澤莫或加其大者為其下而承之以虛有以來夫衆委之輸也士而有謙虛卑遜之德則天下之善沛乎歸於我不然局於偏見蔽於私意雖有善而不能入孰於我乎益也易書論語益之義

明且備矣必有以盡乎己而後有以愜乎己勉哉薦之余言不足以益子也然薦之求余記益菴為之記曰益菴在泰和邑城之西秀溪之北其面巽震其作以其歲月作而居以學者蕭氏名進永樂十六年賜同進士出身今為藤縣令云

巽谿記

吉水楊季琛先生家巽谿之上以巽谿自名鄉人後學之尚德者從而尊之曰巽谿先生有疑之者曰先生居

文江之陽文江闗天下不取於彼而取於此何居余曰文江所同也巽谿所獨也且巽之義有君子之徳焉取諸近者且以植徳宜先生不於彼而於此也曰先生之行有合乎巽之義者可得聞歟曰巽東南卦也有長養之徳焉孔子繫辭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先生存仁愛之心具剛明之才履中蹈貞自其少壯已有志致君利民之務其本固已不倍而平居涖事理明義熟小心謙順未嘗形聲色而裁制一協于中此不幾於稱隱行權

者哉其仕也事上篤忠敬臨民致恵愛所至人戴之既去思之久而不忘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非利有攸往之徵乎君子名必稱其情夫豈茍然者乎曰若子之言先生之賢楊氏其將有重於巽谿也曰楊氏自宋盛際居文江其世以文學德善高科膴仕大忠大節煒然世道之光蓋不徒重文江大江之西之重也巽谿云乎哉且先生所為自厚於已亦何暇計其於谿輕重何如也疑者既釋曰吾因子以知先生又知夫巽之義至矣哉先

生長子𢿱閧之請遂記斯語將藏之余不能止也先生洪武中舉文學賛邑於淛永樂初用薦者陞南海知縣改濟陽縣又陞東平知州改莒州洪熈初言於朝乞致其事歸不聽陞衛府長史俾導其子輔親藩𢿱舉進士為監察御史簡陞長史文行卓然盖觀𢿱亦可以知其父作巽谿記

慈訓堂記

慈訓堂者吾邑彭詡士揚奉其母劉孺人之堂也奉母

而名慈訓者詡非母訓無以起儒術紹先業名之蓋著所本示不忘余於彭氏世有連而相知於是詡來求為之書彭故西昌名家宋寧宗朝獻賦不受官而與周文忠楊文節謝艮齋為文字交曰孝求者其九世祖也孝求之子孫世襲儒業至今不衰而原復居貞履素不屑意生事詡之父也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發後有諱尚者為泰和丞因家萬安之東溪其子孫益盛至本直惇質素有古道孺人父也孺人歸原復十年而原復卒詡

尚幼就學外傳蚤夜躬程督於内數指筍書語詡曰而父以是遺汝俾承家不辱者柰何可怠詡間自外歸輙問所從誰何及其所得當則喜不然蹙頞以戚曰此非吾所願聞也詡稍長有導之為賈販者聞而止之曰士固窮利其可趨乎益戒以親明師益友詡弱冠鄉人請為塾賓勉之曰學譬於井焉非源厚何以應人之求其毋淺近自足也盖詡自幼至壯自始學至於立身皆本於孺人之訓也孺人涉書知大義自少至老謹禮不懈

幼喪母育於嫂氏恒事嫂如母夫死時年二十六即誓
守節不嫁其父九十餘而喪子無為供養者孺人歸寧
遂留養父詡亦假館授徒外氏以如孺人之志終父没
然後歸其孝類此原復嘗長徭賦里中以民稅輸贛贛
江險惡壞舟悉没所輸稅已而原復卒有司責輸稅益
急他里之輸稅既没則復徵於民孺人獨傾其家貲償
輸里民免於復徵之害其於義利又類此此盖孺人之
以身為訓者也夫至愛莫切於母之於其子也為訓如

此子有不賢乎哉古大賢君子成於母之訓者往往書簡冊名後世今翊日進於道周旋儒林藝苑之間聲聞日起蓋所至未可量也則於斯堂也推本宜書孺人今年六十有六翊四十有七堂在泰和西郭三里月池之上彭氏世居其處云

正已齋記

廬陵陳正倫余昗友也為監察御史時名其燕處之齋曰正已求著一言未暇也及九載之績考最陞南陽知

府又求之未有復也蓋念正倫脩諸躬措諸事鮮不當於理奚俟予言正倫且行工部郎中李新與之有同朝之雅且南陽人又求予文贈之則為之畢夫正已之說曰士君子一身其所係甚重上而祗事乎君親下而應接乎萬事皆當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非正已而能之哉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身不脩不可以齊家况能推而遠之哉昔者聖人為治莫盛於堯其道始於克明俊德聖人為教莫盛於孔子其語九經必先脩身聖人

之行與言皆本於身則吾之身其可以忽哉吾一言之出皆合乎天理之正而無妄一行之出皆合乎天理之正而無邪積之久習之熟斯發於身者無不正然理欲之微非精察明辨或所蹈未必皆正故君子於為學未嘗已也得其正矣而悠久之功為難非一内外貫始終則或有厭倦作輟之患故君子於主敬未嘗息也要之德本於身身本於心心者吾身之主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也學以明之敬以持之斯其身正矣以之處事而事

當以之處物而物化盖古之大賢君子無不用志斯道正倫吾同郡人永樂十年予校文禮部時所選進士求諸吾郡及進士中有持身謹行如正倫不多見也而有志自進如此吾安得不致夫遠大之望哉

伴菊軒記

永樂十九年郴州知州天台陳伯傑年七十以考績在京師歲春二月夜夢賦詩有種淵明菊伴幽獨之句既覺而喜以告其友趙府長史趙季通曰吾其遂退乎夏

四月詔吏部凡中外官年七十不任事者聽致仕伯傑
既拜命將歸又顧季通曰吾以伴蒻名吾佚老之居矣
季通以予嘗聞伯傑之為人屬為記之夫夢者精神之
所感而有其應焉周禮大卜三夢有致夢占夢所掌六
夢有思夢皆出於思也而有其應則非偶然之故矣夫
人彊壯則出事事及其老也衰倦不任則思退焉以休
此人之同情然有不能皆得者矣伯傑清脩苦志泊然
其中不為外物動而跼蹐下位者十六七年薦其賢者

歷十餘人始得郴州居郴二十有三年愷悌仁厚之德淪浹其民雖古循吏何過也則今之榮命亦天之所以厚於善人君子歟而優游兹軒天氣澄爽之際玩嘉菊之秋芳對南山而清詠景與意會悠然塵氛之表伯傑之有慕於陶者庶乎得矣若仕而有民之愛焉退而有君之澤焉當世之士有慕乎伯傑而未得者其情何如也

孝友堂記

廬陵蕭仲清氏蚤喪父偕其二弟叔寧季靈敬養其母而兄弟相與怡怡又有以適其母之心寢有聞於人安成周子治先生名其堂曰孝友以表之且勵之於無已也仲清間請侍讀學士曾公求為之記余前未嘗識仲清兄弟學士公之言曰蕭氏之先由金陵從長沙又由長沙從廬陵而家於郭溪之上代有顯者盖南宋以來有文紹者為長沙太守其子曰子才為蒼梧太守後有為斷事官為學官累累不乏丈紹九世至克昌仲清之

父也所從來如此固詩書德義傳襲浸漬非一朝夕矣夫孝友者行道之所始也人之至親曰父子其次兄弟孝友所以善父母兄弟之道也必能盡是道然後上而事君下而處友近而宗族鄉黨逺而邦國天下皆由此而推矣然此理人心所同有非自外至者唯氣禀不齊加之聖人之教不明於後世於是有失其良心甚者至貽借鋤閱墻之譏故有卓然惇行斯道則見重於國家見愛於君子蓋褒德勵俗而以為斯道計也周先生於

蕭氏斯堂之表非君子之用心乎然吾廬陵江右之鄒魯也詩書禮義之俗忠節孝友之行載史冊聞四方其來遠矣於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敬皆以為當然且今聖明在上屢垂大訓於天下吾廬陵之人敬承佩服宜獨先於衆而豈有作輟之意尚勞君子者之勵之哉而君子為人謀必慮其終而要其成者盖忠厚之意仲清兄弟亦必有以副周先生之意也以是復學士公為蕭氏堂記

東里續集卷二